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8.01.012

国际期刊论文语篇的 认知情态序列对比分析

庞继贤¹, 陈璐²

(1.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2.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情态序列是情态动词在学术论文语篇架构中的载体, 序列融入了更多的语境因素, 是进一步理解情态动词所体现的作者观点和态度的重要途径, 也是作者推销研究新成果的重要话语策略之一。本研究以应用语言学类国际期刊上刊发的基于实证数据研究论文的引言和讨论部分为语料, 建立期刊论文引言部分语料库(简称: IALJP)和期刊论文讨论部分语料库(简称: DALJP), 对比分析这两部分中情态序列在语言结构、情态语义和功能方面的差异, 探讨情态序列在推销研究新成果中的作用。分析发现: (1) 认知情态语义对应的情态序列不固定, 主要体现在句型“VM + do”“VM + have done”“VM + be adj.”和“VM + n.”的使用频数上; (2) 依据 USAS 语义体系的标注结果, 认知情态序列语义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高频动词的语义细类上; (3) 不同序列的具体语义差异受制于引言和讨论部分的不同话语功能和交际目的所起的推销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可知, 从语类理论出发, 认知情态序列在语言形式、语义和语用功能特征上所体现的推销功能受制于话语社团的文化规范, 反映了作者的论文语类意识、成果传播意识和对自己研究新成果的信心程度; 序列的运用为创建作者与潜在读者之间的互动空间, 以此来成功推销研究新成果、提高新成果在特定学科话语社团中的被认可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期刊研究论文; 情态序列; 语义特征; 推销功能; 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8)01-0097-13

情态序列是情态动词语义的载体和语篇架构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期刊论文语篇中, 情态序列的运用融入了更多的语境因素, 是论文作者表达自己态度与判断的一种手段^①, 也是读者理解作者态度和立场的重要切入口, 所体现的语篇语义往往与评价(evaluation)、态度(attitude)、立场(stance)等概念相关^②, 同时, 这也正好契合了论文作者推销研究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目的, 体现了作者的个人风格与学术社团文化的融合, 是学术推销话语(promotion discourse)的重要资源之一。

情态序列包含的情态语义可以分为四类: 认知型语义、示证型语义、道义型语义和动力型语义,

收稿日期: 2017-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语学术论文语篇的话语策略研究”(编号: 13BYY157)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庞继贤,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话语分析;

陈璐, 博士,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话语分析。

① Kacmarova, A.: “Modality—a Framework for Conveying Judgments”, *SKAS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volume 8, 2011, issue1, p. 22-56.

② Hood, S.: *Appraising Research: Evaluation in Academic Writ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Hunston, S.: *Evalua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a Sample of Written Academic Discourse*, In M. Coulthard (ed.) *Advanced in Written Text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91-218.

这四类语义在基于实证数据的期刊研究论文(data-based research article),即引言-方法-结果-讨论(简称:IMRD)^①中,主要集中在论文的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在这个模型中,论文的结论包含在讨论中),其中含有认知语义的情态序列出现频率最高^②,主要发挥着学术推销(promotion)的功能。以国际期刊中这类论文的引言和讨论部分为语料,本文探讨认知情态序列在这两部分中的使用差异以及这一差异所体现的学术话语推销功能。

认知情态指的是对命题的判断和评价,包括对不确定的情况、可观察到的数据和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猜测、推断和假设^③。考察论文语篇的情态序列有助于理解情态序列所包含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揭示学术话语的两大特征,即追求表述的科学客观性^④和语篇的多声性^⑤,展示“客观”的学术话语是如何受制于学科话语社团(discourse community)的文化规约来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的。与此同时,考察情态序列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论文作者是如何充分考虑读者的背景知识、阅读体验和潜在反应,将读者作为构建论文所报告的研究成果的参与者,从而实现语篇的多声人际互动,以达到推销论文研究成果之目的。

一、学术话语中情态序列研究现状

语言学界对情态序列的关注源于对情态本体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从对情态系统层面的探究扩展到结合语义和语用层面的分析。认知情态语义作为期刊论文语篇中最主要的语义类属^⑥,与政治话语一样,主要起着提高话语可信度、增加亲和力、说服读者的作用^⑦。对语言特征、语义和语用功能的情态分析也逐渐涵盖了对情态“周边环境”的考察,情态序列成为判定和分析情态动词语义类属和语用功能的重要因素。

学术语篇中的情态配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不同语类(genre)之间的对比分析。德哈恩(de Haan)通过对接线总机语料库(switchboard corpus)和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书面语(包括学术语篇)中的情态动词“must”的对比分析发现,口语和书面语中的结构差异较大,不同的动词搭配对情态动词的语义类属影响较大,其中认知型语义“must”对整个命题进行修饰时,最常用的句型有九种,其中“*There must be + n./adj.*”和“*It must be + n./adj.*”在两个语料库中的占比最高,但在接线总机语料库的占比远远高于布朗语料库^⑧。南森(Nathan)对比分析了商务个案报告学术话语(BCR-1)与英国书面学术英语(BAWE)语篇中的语步和相关情态动词特征,发现BCR-1语

① Swales, J. M.: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wales, J. M.: *Research Gen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issberg, R. & Buker, S.: *Writing up Research: Experimented Research Report Writing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Englewoods Cliff, NJ: Prentice Hall Regents, 1990.

②⑥ Kranich, S.: “To Hedge or not to Hedge: The Use of Epistemic Modal Expressions in Popular Science in English Texts, English-German Translations, and German Original Texts”, *Text and Talk*, volume 31, 2011, issue 1, p. 77-99; Yang, A., Zheng, S., Ge, G.: “Epistemic Modality in English-Medium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A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ume 38, 2015, p. 1-10.

③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Markkanen, R. & Schröder, H.: *Hedging and Discourse: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a Pragmatic Phenomenon in Academic Texts*,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1997.

⑤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 李战子:《学术话语中认知型情态的多重人际意义》,《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

⑦ Simon-Vandenberg, A.: “Modal (Un) certaint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 Functional Account”, *Language Sciences*, volume 19, 1997, issue 4, p. 341-356.

⑧ de Haan, F.: “The Relevance of Construc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dal Meaning: The Case of Must”, *English Studies*, volume 93, 2012, issue 6, p. 700-728.

料库中最常用的情态动词是 will, would, could 和 should, 其中 would 有八种语义功能, 包括对今后行动提出建议, 确定行动前的假设, 确定假设的未来结果, 确定假设的过去动作, 假设提问, 对行动的直接评价等^①。杨安、郑书园和葛广纯 (Yang, Zheng & Ge) 从功能语法理论出发, 对 25 篇医学类英语期刊论文中的认知情态动词进行了分析, 发现情态动词的分布从高到低依次为: 讨论部分、引言部分、结果部分和方法部分; 在使用频率上, 以低值情态动词居多, 高值情态动词出现较少; 在话语功能上, 情态主要是通过使用试探性的和间接表达客观情感的认知情态来承担平衡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主观与客观, 以及学术礼貌表达之间的作用^②。此外, 情态序列的研究往往与情态相关的概念, 如元话语 (包括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评价话语等研究交融。胡光伟和曹峰 (Hu & Cao) 通过对比分析 649 篇国际应用语言学期刊论文摘要中的强势语和模糊限制语来讨论作者学术立场和学术身份的异同, 他们发现 may 和 might 的使用是重要的消极礼貌策略之一, 目的是为了表达认知情态和修饰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③。穆丛军、张军和埃里奇 (Mu, Zhang & Ehrich et al.) 等收集应用语言学领域中国国内和国际期刊论文各二十篇, 对比分析了语篇中的元话语特征, 发现互动元话语包含了除 can 以外的核心情态助动词, 其中 “could” 常作为模糊限制语来总结或者提及某些观点^④。

国内对情态的研究, 始于现代汉语语法学诞生之初^⑤。随着中西方学界对情态系统研究的交融, 国内研究在注重充分考虑汉语情态系统特征的同时, 往往追随国外的研究热点, 具有一定的趋同性。早期以理论述评为主, 相关实证研究相对偏少, 碎片化研究居多, 主要侧重于对中英文学术语篇和不同语类之间的对比^⑥。这些研究发现, 在中英文期刊论文中, 英语为母语学者倾向使用多样的情态动词和模糊语, 而中国学者则常常使用 should 和 can 等词^⑦; 在英语学术书评中, would 和 will 在结束语和引言部分的出现频率最高, should 和 must 在结束语部分常表义务、责任的语义; will, might 和 may 表示可能性的语义常出现在引言部分中^⑧; 对比分析英语学术论文语类和新闻语类中 will 和 may 的使用情况发现, 学术语类中表认知情态的 will 占比最高, 而新闻语类中动力情态的 will 占比最高, 在这两种语类中, will 主要和不带 to 的不定式连用, 但是在新闻语类中, “will + be doing” 的情态序列出现频率高于学术语类, 这种与进行体的连用排除了表达动力和义务情态语义的可能性^⑨; 在学术语类和新闻语类中, may 的语义类属中表认知的出现频率最高, 对应的高频情态序列与 will 不同, 主要是 “may + have done”, 表达对过去事件或情况的不确定性^⑩。以上这些情态序列的使用异同主要受制于不同语类的语言特征要求、情态动词本身所属的主要语义和情态序列的使用习惯,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

① Nathan, p.: “Academic Writing in the Business School: The Genre of the Business Case Report”,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volume 12, 2013, issue 1, 57 - 68.

② Yang, A., Zheng, S., Ge, G.: “Epistemic Modality in English-Medium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A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ume 38, 2015, p. 1 - 10.

③ Hu, G. & Cao, F.: “Hedging and Boosting in Abstract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rticl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Medium journal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ume 43, 2011, issue11, p. 2795 - 2809.

④ Mu, C., Zhang, L. J., Ehrich, J. & Hong, H.: “The Use of Metadiscourse for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earch Article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 2015, p. 135 - 148.

⑤ 彭利贞: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⑥ 李战子: 《学术语篇中认知型情态的多重人际意义》,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 年第 5 期; 白世俊: 《论英语情态助动词意义假说及其单义回归》,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 年第 11 期; 易仲良: 《论英语动词情态语法范畴》,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年第 3 期; 邵斌、王文斌: 《英语情态动词 must 的语法化和去语法化认知阐释》, 《现代外语》2012 年第 2 期; 周忠良: 《基于语料库的中文期刊论文英文摘要情态动词使用特征研究》, 《外语与翻译》2015 年第 2 期。

⑦ 杨玉晨: 《情态动词、模糊语言与英语学术论文写作风格》,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 年第 7 期。

⑧ 叶琳: 《英语学术书评中情态的功能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年。

⑨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⑩ 李莉华: 《情态动词 will 和 may 在英语学术论文写作和新闻语体中的使用——一项基于语料库的跨语体研究》, 《外语教学》2011 年第 6 期。

了句法结构和情态意义之间的依存和对应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单个情态语义的分析,缺乏在情态序列层面上结合语言特征、语义和语用功能的研究。鉴于此,通过探究学术论文语篇中的认知情态序列是如何帮助作者表达立场和观点的,以考察其对推销研究新成果的作用,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应用语言学类国际期刊论文中情态动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①为语料,在语类理论(genre theory)的框架下,运用语料库方法对比分析期刊论文语篇中认知情态序列在推销论文所报告的研究新成果、创设有效互动空间中的作用。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 (1) 认知情态序列在论文的引言和讨论部分中出现频数、分布和句法有什么特点?
- (2) 认知情态序列在论文的引言和讨论部分中有什么语义和语用功能?
- (3) 认知情态序列在论文这两部分中的运用差异对推销研究新成果有什么作用?

本研究选取 SSCI 收录的应用语言学领域国际期刊发表的英语论文为语料(2009-2013),入选期刊是:《应用语言学》《专门用途英语》《现代语言杂志》《语言学习》和《二语写作杂志》^②(英文名分别为: *Applied linguistic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语料选取步骤如下:(1) 筛选这五本期刊上发表的基于实证数据的研究论文(data-based research article);(2) 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从每本期刊上选取论文各 50 篇(共计 250 篇),再抽取论文引言部分(共 567881 词次)和讨论部分(共 632497 词次),建立两个专用语料库(分别简称: IALJP 和 DALJP);(3) 用 Wmatrix^③ 对语料进行 POS 词性标注和 USAS 语义标注;(4) 使用 AnctConc3.3.5w 和 Pthyon2.7.11 编程抽取九个核心情态动词(即, may, can, might, could, must, should, would, will 和 shall)所在的情态序列,包括情态动词、与情态动词搭配的主语主干部分和动词、序列中修饰动词的副词和相关插入语。

本研究从分析认知情态序列在论文引言和讨论部分出现的频率和分布入手,主要关注序列的句型差异,通过语义和语用功能对比分析认知情态序列在论文语篇中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形成一个互动的协同体来达到推销论文所报告的研究新成果之目的。

三、认知情态序列出现频率、分布和句法特征对比

依据帕尔默(Palmer)的情态语义四分法^④,对比期刊论文引言和讨论部分中高频出现的九个核心认知情态动词以及对应的情态序列,具体结果见表 1、表 2 和表 3:

表 1 IALJP 和 DALJP 中认知情态序列的出现频数比较

类型	IALJP	DALJP	对数似然值	p
认知情态序列	2671	4135	179.37	0.000***-

① Yang, A., Zheng, S., Ge, G.: "Epistemic Modality in English-Medium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A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ume 38, 2015, p. 1-10.

② 根据 Web of Science 2016 年的数据,《应用语言学》《专门用途英语》《现代语言杂志》《语言学习》和《二语写作杂志》的影响因子分别是: 3.593, 1.311, 1.745, 2.079 和 1.591。

③ Rayson, p.: *Wmatrix: A Web-based Corpus Processing Environment*, Computing Department, Lancaster University, 2009. <http://ucrel.lancs.ac.uk/wmatrix/>

④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表 2 IALJP 和 DALJP 中认知情态序列中情态动词的出现频数比较

情态动词	IALJP	DALJP	对数似然值	p
can	592	777	9.11	0.003** -
could	130	330	69.71	0.000*** -
may	913	1225	18.28	0.000*** -
might	198	506	108.27	0.000*** -
will	353	278	18.85	0.000*** +
would	334	768	132.07	0.000*** -
must	46	72	3.32	0.069 -
shall	0	0		
should	105	179	12.36	0.000*** -

表 3 IALJP 和 DALJP 中认知情态动词序列出现频数比较

句型	IALJP	DALJP	对数似然值	p
VM + be to do	4	4	0.02	0.879 +
VM + be done	810	1034	8.49	0.004** -
VM + do	1225	1723	39.42	0.000*** -
VM + have done	79	445	244.1	10.000*** -
VM + be doing	15	19	0.14	0.709 -
VM + be adj.	400	624	28.23	0.000*** -
VM + be n.	131	282	41.44	0.000*** -
VM + ①	7	4	1.18	0.277 +

从表 1 和表 2 可知, 认知情态序列的总出现频数在引言和讨论部分有显著差异, 具体到九个认知情态动词在两个语料库中的出现频数的结果如下: could, may, might, will, would 和 should 的差异显著; can 和 must 无差异; shall 未出现。这些差异首先与论文中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的语用功能和交际目的差异有关: 在引言部分, 作者主要通过批评前人的研究为读者提供理解论文所报告的研究成果的背景知识, 为自己的研究确立一个理论参照框架; 在讨论部分, 作者则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和讨论, 通过对比相关研究来进一步论证自己的研究新成果, 在更大的专业背景下, 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研究, 以显示研究的效度、信度和可接受度^②。其次, 每种情态动词语义的主次之分^③也是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引言和讨论部分语用功能和交际目的的差异所引起的情态动词出现频数的差异进一步说明了 can, could, might 和 may 的主要语义是表可能性/允许/能力, must 和 should 的主要语义是表必须/义务, will 和 would 则主要表预测和意志^④。

表 3 显示, 认知情态序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句型“VM + be done”“VM + do”“VM + have done”“VM + be adj.”和“VM + n.”上, 见例证 (1) 至例 (5):

① “VM + ”表示零链接, 即为了避免重复, 以情态动词结尾, 省略相应动词的情况。

② Swales, J. M.: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Hopkins, A. & Dudley-Evans, T.: “A Genre-Based Investigation of the Discussion Sections in Articles and Dissertation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ume 7, 1988, issue 2, p. 113 - 121. Yang, R. & Allison, D.: “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ume 22, 2003, issue 4, p. 365 - 385. Yang, R. & Allison, D.: “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ume 22, 2003, issue 4, p. 365 - 385. Paltridge, B. & Starfield, S.: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Routledge, 2007.

③ Coates, J.: *The Semantics of the Modal Auxiliari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3.

④ Collins, P.: *Modals and Quasi-Modals in English*, Amsterdam/New York: Rodopi, 2009.

- (1) ... later developed abilities that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grammaticalized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018dA)^①
- (2) ... language production ma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quisition of structural patterns. (039iM)
- (3)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at language could have sprung spontaneously from a group of early humans within one generation. (015iA)
- (4) It is perhaps best to be cautious with this variable because the influence may not be strong enough to make claims about it. (011dM)
- (5) ... using peer feedback on drafts followed by teacher feedback on final texts can be a useful resource to enable teachers of English working in China to better help their learners develop their writing skills. (014dW)

上表内容和例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知情态语义对应特定序列的情况^②，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认知情态所对应的序列并不是绝对和唯一的。根据语料和上表统计可知，认知情态序列虽然主要倾向于以上五种句型，但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句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种含有情态动词的特定句法结构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特定的情态语义的结果印证了国外学者，如科茨 (Coates)、比韦尔 (Biber)、柯林斯 (Collins) 等通过大型语料的统计得出的高频情态序列对应一定的语义特征的结论^③，也成为国内学者，如梁茂成、周忠良等学者的研究基础^④。情态序列的多样性说明：除了关注情态动词本身，还必须考察情态序列中共现的动词句法形式；不同的句法形式是情态语义的重要语境载体之一，承担着在语篇中拓展、衍生、明确情态动词语义的重要功能。实质上，这也反映了期刊论文作者推销研究成果的策略：在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作者利用不同的认知情态动词以及对应的情态序列句法结构所产生的信息差，来推进作者与潜在读者、研究成果的话语载体与学术社团之间的互动，从而构建有效的学术对话空间，提升成果的可接受度，推销论文所报告的学术研究成果^⑤。

四、认知情态序列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对比

认知情态序列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对比分析主要通过序列中搭配的动词或形容词来体现。序列中的节点选择标准主要依据情态动词序列的意义断点位置，意义的断点以“子句”(clause)为基本单位。根据韩理德 (Halliday) 的观点，子句是英语句子中词汇语法的“中央信息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⑥，即句子中不同意义集合体所构建的完整语法结构，识别的标志往往是动词词组或短

① (018dA) 表示语料标号，下同，不再注解。

② Biber, D., Johansson, S., Leech, G., Conrad, S., & Finegan, E.: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1999.

③ Coates, J.: *The Semantics of the Modal Auxiliari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3. Biber, D.: "Stance in Spoken and Written University Register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volume 5, 2006, issue2, 97-116. Collins, P.: "Modals and Quasi-modals in World Englishes", *World Englishes*, volume 28, 2009, issue3, p. 281-292.

④ 梁茂成:《中国大学生英语笔语中的情态序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周忠良:《基于语料库的中文期刊论文英文摘要情态动词使用特征研究》,《外语与翻译》2015年第2期。

⑤ Yang, A., Zheng, S., Ge, G.: "Epistemic Modality in English-Medium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A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ume 38, 2015, p. 1-10.

⑥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p. 10.

语^①。如例句(6)中, 情态动词后面的直接链接成分是动词一般现在时“want”, 但是该词后面还链接动词短语“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探究情态序列语义必须同时考虑“want”和“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6) In doing so, we may want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popular but multifunctional devices such as MN-link and Vclause. (094dE)

首先, 分析“VM + be done”情态序列的语义差异, 见下表:

表 4 IALJP 和 DALJP 中“VM + be done”认知情态序列中的搭配词语义对比

USAS 语义	IALJP	DALJP	对数似然值	p
A	394	458	0.39	0.534 -
C	2	11	5.93	0.015 * -
M	36	19	7.33	0.007 ** +
Q	153	243	12.08	0.001 *** -
T	43	26	6.26	0.012 * +
X	227	357	16.87	0.000 *** -

注: (1) 由于空间的限制, 表 4 中 USAS 语义只包含了出现频率第一和第二 (若出现频率第一和第二的频数相差很大, 则不包括出现频率的第二项), 以及出现频数有差异的项。下同。(2) USAS 语义标注体系中字母的具体含义见 <http://ucrel.lancs.ac.uk/usas/>, 下同。

表 4 显示, 两个语料库中语义类别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两类是 A (一般或者抽象的术语) 和 X (心理行为、状态和过程), 前者没有显著差异, 后者则有显著差异。统计 A 类语义中的 15 个细类, IALJP 语料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前三位是 A1 (频数: 108, 表普通行为: 如, 高频词 used)、A2 (频数 101, 表影响: 如, 高频词 related)、A9 (频数 59, 表得到和给予: 如, 高频词 achieved); DALIP 语料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A2 (频数 129, 如, 高频词 attributed)、A1 (频数 108, 如, 高频词 used) 和 A9 (频数 55, 如, 高频词 taken)。可见, 无论是在论文的引言还是在讨论部分, 作者都离不开对研究背景和研究结果所带来的影响做出评价 (即, A 语义类), 这种评价的展开方式必须慎重考虑潜在读者对论文引言和讨论部分的不同学术期待: 读者在引言部分期待能充分感知期刊论文作者的研究问题、设计以及与其他学者研究的关系, 即, 通过作者深入探讨与之相关的前人学术成果、研究方法等, 把握论文作者研究主题和设计的意义和可行性, 以及成果潜在的创新性; 读者在讨论部分期待看到对研究成果有理有据的论证和解释, 期待研究成果的表述具有“学术友好”性, 即, 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 展现作者严谨、包容、开放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力戒可能产生的个人攻击性的误会。基于这些对学术期待的理解, 论文作者谨慎选择使用描述心理行为、状态和过程的动词 (即, X 语义类)、表行动、方位、行进和运输类动作的动词 (即, M 语义类)、表语言行为、状态和过程 (即, Q 语义类), 以及表时间的动词 (即, T 语义类), 从而导致这类词在论文的引言和讨论部分中的出现频数出现了显著差异。此外, 表 4 中语义类别的出现频率也有显著差异的是 C (艺术和手工艺)。所有有语义差异的具体细类见表 5:

从表 5 显示, C1 类中的主要动词“draw”出现在“... a number of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several important implications can be drawn...”“A broad distinction can be drawn between...”等这些句子中, 该词已不是“画、拉”本意, 而是表达“引出、汲取、得出”等衍生语义。进一步考察该词出现的前后语境, 我们发现“draw”所引出的结论 (conclusion)、启示 (implication) 或区别 (distinc-

^① Yang, A., Zheng, S., Ge, G.: “Epistemic Modality in English-Medium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A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ume 38, 2015, p. 4.

tion), 都是从对具有“争议”的话题(即前人研究)进行深入讨论出发, 引导读者关注作者的“潜在话题”(即, 研究目标、设计或结果)^①。在 M2 中, 含有高频词“placed”的常见短语出现在“... this story can be placed further along the spectrum...” “...framework of stance and engagement can be placed under the broad umbrella of...” 等句子中, 可以看出, 作者主要是为了表达可以从哪些视角进行研究或分析; 在 M1 中, 含有高频词“explored”的常见短语出现在“...insights that can be explored further by carefully planned...” “...questions that could profitably be explored...” 这些句子中, 作者侧重于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从这些例证中, 我们可以看出论文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的语用功能差异是引起相关高频词差异的根本原因。Q2、T1 和 X2 中的高频词相同, 而且都是通用英语中的高频词(如, noted, used 和 considered), 由于出现频数所引起的显著差异不仅是因为期刊论文引言和讨论部分的描述对象不同, 而且还受制于期刊论文的核心目标, 即, 报告、推销研究新成果或新观点, 这就促使论文作者在讨论部分更多地使用以上高频词进行自我推销(boosterism)和自我宣传(self-advocacy)^②。

表 5 IALJP 和 DALJP 中“VM + be done”认知情态序列有显著差异的语义细类频数对比

语义类别	IALJP	最高频动词	语义类别	DALJP	最高频动词
C1	2	drawn/ designed	C1	11	drawn
M2	15	placed	M1	7	explored
Q2	129	noted	Q2	216	noted
T1	34	used	T1	19	used
X2	171	considered	X2	242	considered

注: C1 表艺术和手工艺 (Arts and crafts); M1 表移动, 来和去 (Moving, coming & going); M2 表放, 收到, 拉, 推, 运输 (putting, taking, pulling, pushing, transporting & c.); Q2 表话语行为 (Speech acts); T1 表时间 (Time); X2 表心理行为和过程 (Mental action and process)。以下若有同一语义出现, 不再注解。

下面, 我们分析“VM + do”情态序列的语义差异, 见表 6:

表 6 IALJP 和 DALJP 中“VM + do”认知情态序列的搭配词语义对比

USAS 语义	IALJP	DALJP	对数似然值	p
A	914	1130	5.52	0.019* -
C	1	8	5.47	0.019* -
E	10	31	9.14	0.003** -
Q	98	217	34.18	0.000*** -
S	211	288	5.08	0.024* -
X	104	223	32.44	0.000*** -
Z	13	34	7.60	0.006** -

从表 6 显示, 两个语料库中语义类别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两类分别是 A 和 S (社会行动、状态和过程), 差异显著。不过, 语义类别使用频率差异显著的是 C、E (情感的行动、状态和过程) 和 X。语义细类频数对比见表 7:

根据表 7, 我们可以看出, 在论文的引言和讨论部分, 作者都会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新结果所带来的影响做出评价 (A 语义类), 这一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涉及研究新成果的社会影响、作者与潜在读者的互动、作者的读者意识和成果传播意识等 (S 语义类)。在 IALJP 和 DALJP 两个语料库

① 吴鹏、熊明辉:《策略操控: 语用论辩学之修辞拓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5 年第 3 期。

② Swales, J. M.: *Research gen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 C1 类中出现的主要动词“draw”和表 5 中“drawn”的语法形式不一样, 一般来说, 信息优先时常用一般现在时, 当强调相关作者的研究成果或概况时常用现在完成时^①。此外, 虽然具有语义差异的细类使用频率不同, 但是语义集中, 由于两个部分的语用功能差异, 讨论部分比引言部分更注重对研究结果的讨论,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高频词的使用策略上: 通过 C1, 如“draw”, 来引出结论; E2 搭配的主语主要是有灵主语; Q2 搭配的主语相对丰富, 但也主要集中在有灵主语和无灵主语上, 两者都往往用来表示作者的观点和结论, 如, “We would like to suggest/argue…”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和 “these speech acts would threaten…”; 从 X2 语义类的最高频动词的运用可以看出, 引言部分主要是帮助读者理解 (如, 高频动词 understand) 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目的, 而讨论部分更多的是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阐述、论证 (如, 高频动词 expect)。通过融入这些动词的差异化语境信息和意义, 情态序列所发挥的推销作用就显得“自然天成”, 不那么突兀了。

表 7 IALJP 和 DALJP 中“VM + do”认知情态序列有显著差异的语义细类频数对比

语义类别	IALJP	最高频动词	语义类别	DALJP	最高频动词
A2	315	lead	A2	301	lead
A9	215	have	A9	225	have
A1	102	make	A1	130	make
C1	1	draw	C1	8	draw
E2	7	appreciate	E2	21	like
Q2	64	explain	Q2	191	suggest
S8	149	help	S8	222	help
S7	25	lead	S7	25	lead
S1	16	interact	S1	14	interfere
X2	62	understand	X2	145	expect

注: E2 表喜爱 (liking); S8 表有助于/有阻碍 (helping/hindering); S7 表权力关系 (power relationship) 和 S1 表社会行动、状态以及过程 (social action, states and process)。以下若有同一语义出现, 不再注解。

“VM + have done”情态序列的语义差异见表 8:

表 8 IALJP 和 DALJP 中“VM + have done”认知情态序列中的搭配词语义对比

USAS 语义	IALJP	DALJP	对数似然值	p
A	65	328	165.09	0.000*** -
M	3	25	17.46	0.000*** -
N	4	16	6.47	0.011* -
O	1	10	7.61	0.006** -
Q	4	19	9.08	0.003** -
S	5	80	71.97	0.000*** -
T	2	15	9.90	0.002** -
X	9	81	58.75	0.000*** -
Z	85	398	187.82	0.000*** -

上表显示, 在 IALJP 和 DALJP 两个语料库中, 语义类别出现频率有显著差异的是 A、M、N (数字和测量)、O (物质、材料、物体和设备)、Q、S、T、X 和 Z (名字和语法词), 使用频数最高的具体细类见表 9:

① 庞继贤:《英文研究论文写作》,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65-66 页。

表9 IALJP 和 DALJP 中“VM + have done” 认知情态序列有显著差异的语义细类对比

语义类别	IALJP (频数)	最高频动词	语义类别	DALJP (频数)	最高频动词
A2	17	influenced	A2	86	affected
A9	13	contributed	A9	72	contributed
A3	13	been	A3	61	been
M1	2		M2	10	placed
N5	3		N5	14	increased
O4	1		O4	9	reinforced
Q2	3		Q2	13	explained
S7	4		S8	42	helped
T1/T2	1		T2	12	persevere
X2	5		X2	49	expected

注: A3 表存在 (Being); N5 表量 (Quantities); O4 表生理/物理属性 (Physical attributes); T2 表时间: 开始和结束 (Time: beginning and ending)。以下若有同一语义出现, 不再注解。在 IALJP 语料库中, M、N、O、Q、S、T 和 X 的使用频数很少, 动词基本不重复, 因此不具有典型意义, 不做统计; begun/beginning/started 这三个词使用频数相同都是 2。

需要指出的是, 该表包含了 A 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前三个细类, 从表中的使用频数和最高频动词可以看出, 与引言部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批评相比, 在讨论部分, 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推销力度大大加强; “have been” 的主要搭配是 “VM + have been + adj./n.”, 表示对某种现象或结果的判断, 如 “have been more familiar with…” “it would doubtless have been better to present…”。该表不包含使用频率最高的 Z, 因为 Z 类中的 Z5 (语法标记) 均指 “have”, 是动词完成时的标记, 使用频率分别是 84 和 397。根据 USAS 语义标注, M2 表示 “放置、运输”, 根据本研究的语料, 如, “they may have placed a higher priority on…” “they may have placed less value on communication…”, 再结合 “VM + have done” 的语法含义主要是表示 “对过去事情的猜测, 想必/一定 (如, could/must + have done)、应该完成而未完成 (如, should have done)”, 我们知道, 论文提取的不是 place 的本意 (即, 放置、运输), 而是其相关词组所表达的对已进行或完成的研究成果的评价, 表 “应该/一定/相比是很重视或不太重视……”。此外, 其他语义细类, 如 DALJP 中的 N5、O4、Q2、S8 和 X2 应和了作者讨论研究新成果的需要, 着重探讨、解释或对比某一状况的形成原因或者之前所产生的影响 (如, 高频词 explained, persevere), 以及具体在哪一领域的价值 (如, 高频动词 increase, helped), 见以下例证 (7) 和 (8):

(7) By entering the variables in this order, we constructed a conservative analysis by deliberately allowing early L1 literacy and verbal skills, L2 aptitude, and cognitive ability in L1 to “cut out” common variance that may have been explained by high school L1 reading achievement. (082dL)

(8) However… she knew she had weaknesses in her writing and gaps in her language and seemed to welcome the input she received may have helped her persevere through the multiple demands upon her time and energy (097dW)

“VM + be adj.” 情态序列的语义差异结果见表 10:

表 10 IALJP 和 DALJP 中 “VM + be adj.” 认知情态序列的搭配词语义对比

USAS 语义	IALJP	DALJP	对数似然值	P
A	288	448	19.96	0.000*** -
I	6	24	9.71	0.002** -
O	7	25	8.89	0.003** -
S	37	93	19.27	0.000*** -
T	10	25	5.13	0.024* -
X	83	156	15.48	0.000*** -

从上表可知, 在 IALJP 和 DALJP 两个语料库中, 语义类别出现频率有显著差异的是 A、I (金钱和商业)、O、S、T 和 X, 使用频数最高的具体细类见表 11:

表 11 IALJP 和 DALJP 中 “VM + be adj.” 认知情态序列有显著差异的语义细类频数对比

语义类别	IALJP	最高频动词	语义类别	DALJP	最高频动词
A1	54	relevant/useful	A1	118	useful
A2	38	due	A2	80	due
A11	37	important	A6	43	similar
I1	4	valuable	I1	22	worth
O4	6	hard	O4	24	desirable/ready
S8	12	beneficial	S8	41	beneficial
T2	5	remain/establish	T2	12	remain
X2	32	learn	X2	76	aware

注: A11 表重要性 (Importance); N3 表测量 (Measurement)。以下若有同一语义出现, 不再注解。relevant/useful 这两个词使用频数相同, 都是 13; remain/establish 这两个词使用频数相同, 都是 2; desirable/ready 这两个词使用频数相同, 都是 2; 为了尽可能反映这类情态动词的重要语义, 该表包含了 A 语义类中使用频数最高的前三类。

两个语料库中高频词出现的异同反映了作者推销研究新成果所采用的不同策略。从 A1、A2、S8 和 T2 在两个语料库中具有相同的高频词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引言部分还是在讨论部分, 作者都非常重视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前人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和价值; 从 A11、A6 和 I1 的高频词可知, 引言部分多强调研究的重要性 (如, 高频词 important) 和价值 (如, 高频词 valuable), 而在讨论部分则往往与引言部分中评述的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比较 (如, A6 中的高频词 similar 和 different, 频数居前两位, 分别是 10 和 8, 这就形成了“隔空呼应”的效果, 进一步强化研究成果在特定学科中继承和发展的现实意义, 以此来凸显研究的创新价值和学科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例如, “it will be important both to incorporate positionally-variable expressions…” “the interactional structures may become similar to those in language classrooms” “This sort of exchange may well be worth highlighting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8 和 T2 在两个语料库中有相同的高频词, 但是指向性有所不同: IALJP 中的对象主要是在话语社团中已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成果, 重在分析当下的问题, 见例句(9); 而在 DALJP 中的对象主要是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 重在评判和解释相关内容, 见例句(10); 从语法角度看, remain 属于系动词, 目的大多是为了引起学术共鸣, 预测未来的研究热点, 见例句(11)。O4 和 X2 中不同的高频词主要是论述论文引言部分提及的研究所引发的问题和困难 (如, 高频词 harder, learn), 评价、讨论作者自己研究结果的价值, 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 (如, 高频词 desirable, ready, aware), 见例句(12)和(13):

(9) Loewen posited that incidental focus on-form may be beneficial, particularly if learners incorporate the targeted linguistic forms into their own production. (011iM)

(10) This methodology may be beneficial in future studies with regard to measuring degree of knowledge

of the formal component of word knowledge. (065dA)

(11) ... their ability to adopt native like processing strategies might remain more dependent on lexical-semantic features than that of many native speakers, ... (034dL)

(12) For future studies, it would also be desirable to investigate what relationship, if any, exists between perceptions of compliance and actual request refusals. (001dA)

(13) The differences observed ... suggest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y be somewhat less aware than U. S. undergraduates that the use of nearly copied excerpts is regarded as unacceptable in many Western institutions. (019dW)

最后,分析“VM + be n.”情态序列的语义差异,结果见表12:

表12 IALJP和DALJP中“VM + be n.”认知情态序列中的搭配词语义对比

USAS 语义	IALJP	DALJP	对数似然值	p
A	125	276	43.18	0.000*** -

从上表可知,IALJP和DALJP两个语料库中语义类别出现频率有显著差异的是A。由于该语义类内部的频数差异巨大,主要集中在A3细类上,所以表12只取最高频数对应的动词be,表示判断的功能。

表13 IALJP和DALJP中“VM + be n.”认知情态序列有显著差异的语义细类频数对比

语义类别	IALJP	最高频动词	语义类别	DDALJP	最高频动词
A3	116	be	A3	246	be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情态序列不同,这类情态序列情态语义的确切含义主要体现在共现的修饰词/短语上,丰富且多不重复,出现的词/短语类频数分别是18和59,出现频数最高的词是also(分别为4和11)。修饰词/短语主要起了语义限定和篇章衔接的作用,如,表示否定的修饰语有no longer, no, as opposed to a smaller;表示转折的修饰语有however, otherwise, but;属于强调的有ultimately, particularly, indeed, normally, evidentially, in fact, apparently;属于语篇衔接表逻辑关系的有also, thus, first, in turn;表递进的有still, even, well, always, again;表补充说明的有with it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some cases, for instance, in our view, not only。可见,这些穿插在情态序列中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或强化、或弱化甚至改变了序列在特定语篇语境下的含义,是情态序列复杂化程度的重要依据。可见,共现修饰语/短语的类型和多寡是论文作者对学术礼貌、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思考的结果,即,客观呈现研究新成果的同时,思考如何与潜在读者进行有效互动。

五、情态序列运用与研究成果的推销

期刊论文语篇中出现的核心情态动词、情态序列以及相应的语义和语用功能是论文作者的发声器,在论文的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中,核心情态动词和情态序列在形式上多层面的特征差异体现了作者所拥有的与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相关的论文语类意识、读者意识和成果传播意识。我们可以说,推销研究新成果的过程就是一个论文作者通过情态序列差异化运用来传递自己的认知和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争取话语空间的过程。作为主要的推销话语策略之一,情态序列的运用助推了论文作者与潜在读者之间的批评、商榷、反思、认同等多个层面的互动^①:情态序列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对待前人和自己研究成果的态度,也帮助作者为赢得学科话语社团对研究新成果的认可是进行理性、慎重的评判和推介。这一互动的过程体现了作者对自己研究成果的信心程度和自我推销的力度,也体

^① 景立鹏:《互动批评:作为一种可能的批评策略——从本雅明与波德莱尔之关系谈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6期。

现了学术话语权威性与作者学术亲和力之间的动态交互和平衡。

从语类理论出发, 期刊论文语篇中情态序列运用的差异体现了应用语言学领域中基于实证数据研究论文语类的特征。这类研究论文以数据“说事”, 由“引言-方法-结果-讨论”四大概念性部分组成, 在宏观语篇架构上呈现出两头宽泛中间狭窄的沙漏形状: 在引言部分, 作者从简述研究背景、前人研究为铺垫, 引出自己具体的研究问题, 接下去是研究方法和结果, 再由此出发, 在讨论部分解释、讨论新研究成果或发现的意义, 最后引出论文的结论。这一语篇架构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策略: 作者依据其所属话语社团的文化规范来讲述自己开展的“研究故事”。就情态序列运用而言, 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倾向于使用中值和低值认知情态动词及其序列, 但两者的使用频率以及相应的情态语义和语用功能存在明显差异, 这源于论文两大部分的功能与交际目的; 认知情态序列的句法结构多样性和语义差异反映了期刊论文语类对推销研究新成果的“追捧”范式, 体现了作者所处学科话语社团的情态取向、情态责任、情态意识和情态意义之间的一种网络式架构。从特定学科话语社团的专业文化来看, 专业的话语实践始终离不开专业社团文化的影响, 论文中新成果的推销是在特定的社会语用环境中展开的, 融合专业文化的话语实践有助于论文潜在读者接受和认可论文所报告的研究新成果^①。

综上所述, 情态序列作为期刊论文语篇的主要话语策略之一, 彰显了论文作者对专业文化和专业实践的理解和践行, 体现了推销话语策略的多功能性和重叠性。情态序列在期刊论文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的语义和功能差异主要是通过具有使用频率差异的四类情态序列来体现, 具体汇总见表 14:

表 14 IALJP 和 DALJP 中认知情态序列语义功能使用频率差异汇总

情态序列	IALJP	DALJP
VM + be done	a. 评述前人研究成果, 得出/强调当下研究重要性的结论; b. 引导读者理解作者的研究背景和意图; c. 表述前人研究中所引发的问题和困难。	a. 分析研究结果中的相关问题, 如, 存在的困难、形成原因、对学科发展的贡献;
VM + have done		b. 探讨和预测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价值和作用等;
VM + be adj.		c. 强调研究成果在特定学术社团中继承和发展的现实意义, 引发学术共鸣, 凸显创新性;
VM + be n.		d. 直接/间接地表达作者的学术观点, 与引言部分的内容形成“隔空呼应”的互动效果。

六、结语

情态序列是学术期刊论文推销话语中态度和观点表达的主要载体之一, 旨在帮助作者展示研究新成果, 维护学术社团相同领域中其他学者的“学术面子”, 降低提出或推销研究新成果或学术新观点时可能带来的风险或成本, 这是学术权威性和亲和性的协同体现。运用情态序列以达到成功推销研究新成果之目的在于充分考虑潜在读者的学术需求和期待, 通过情态序列的适切使用, “联合”潜在读者构建学术话语社团中前人研究成果与作者自己研究成果的互动对话空间, 有策略地、有礼有节地挑战、继承和发展相关的前人研究, 提升作者在特定话语社团中的学术能见度和知名度。

本研究局限于应用语言学国际期刊论文中的认知情态序列研究, 若进一步分析其他三类情态序列的语法结构、语义和语用功能在期刊论文语篇中的异同, 将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责任编辑: 林春香)

① 庞继贤、陈璐:《中外应用语言学类期刊论文英语题目对比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